



那些年只属于他们的青春

六月,初夏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,洒落一地回忆。泛黄的老照片记载着曾经校园里的点滴,一幕幕的场景就像一张张绚烂的剪贴画,串连成一部即将谢幕的电影,播放着曾经的快乐和忧伤,记录着曾经的青春和过往,也见证着曾经的友谊和爱情。那些年只属于他们的校园生活,只属于他们的青春,一起来慢慢回味,正如《诗经》所写:维以不永伤。

记者采访了温岭的几位70后、80后,他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回首那些年的过往,就像旅人撑着长篙,在回忆的河中放歌,向青草更青处漫溯……

松门中学90界初中生活的回忆

李卫星 松门镇中教师 43岁

李卫星说:松门中学老校址位于迎宾西路,初二学校就整体搬迁到虎山下,即现在的松门高中校区。当时初中和高中都在同一个校区,所以感觉非常新鲜,最喜欢的要属夜自修停电了,教室课桌上都燃着蜡烛,别提有多好玩多新鲜,那场景很温馨,却没感觉过浪漫。

初中的生活比较紧凑,带着家里的米和饭盒在学校食堂里蒸熟,然后第四节下课后去食堂拿回饭盒,排队买菜。咸菜汤是食堂里的标配,每餐都少不了它,条件好点的同学从家里带来咸鱼改善伙食,我是从没有这样的待遇的,因为那时家里也不是很富裕,能交得起学费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庆幸的事了。

对于老师的记忆,历历在目。初二和初三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俞老师,字写得很清秀。数学老师因为酷似电视剧上海滩里的演员小山东而被我们尊称为“小山东”,真名倒是真记不起来了,他有一个儿子,长得虎头虎脑的,那时年龄还小,整天跟在数学老师后面,穿行于办公室与教室之间,手里常拿一个苹果。真心佩服自己的记忆力,这么遥远的事还记得这么清晰。初中的化学老师长得比较高,他的口头禅是“乌龟背石板,硬碰硬”“高标饱比高已知饱,等于两溶度差比溶解度析出”。据说,用后一句话解出了好多的题目,我反正是听得云里雾里的。

关于恶作剧的事,想想都觉得好笑。那时的条件有限,两个同学坐一条长凳,用的是标准的长木桌,我坐在第一排,第一排前面还有一张桌子,专门用来放上交的作业。自修期间,后面将作业传上来,我站起来放在前面的桌上,同桌林军标把凳子往后一挪,我没有防备之际直接坐在地上,头靠在后面的桌子上。站起来后,我边揉边看着同桌,大家笑成一片,说实在,初中那会儿,这样的恶作剧太习以为常了。

对了,差点忘记了。初一那年老师带我们去了朝阳洞野餐,就是各自带一些熟食去,大家交换着吃,回来后要写一篇作文,我是从小在朝阳洞下松甘村的外婆家长大的,对于朝阳洞我是很熟悉的,那是我那时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,被老师表扬了。但在课堂上被宣读的却是另一位同学海涛的文章,文采确实是好,不服不行。海涛后来也升入松门高中,与我同班,在高中篇里还会提到他。

初中生活就这样不紧不慢,学习也还算不错,保持在班级前十,除了英语,一切安好。



城北中学00界初中生活回忆

方之豪 市政工程 34岁



方之豪说:翻着熟悉的相册,看着熟悉的笑脸,想着曾经的美好往事,再听着那首《同桌的你》,眼前会划过一幕幕曾经的年少与执着。1997年的9月踏入城北中学的校门,就是现在的温岭八中,这座校园颇有历史的沧桑感,陈旧的教学楼,甚至教室的地面都是用石板铺就,依山而建的学生宿舍到处都是青苔,花坛中甚至还有其它校园绝不多见的雷锋塑像。我开始回忆,我想我是从心底眷恋这里的,至少它占据了我三年的时光,或悲或喜,或好或坏。我在这里成熟,在这里变化,在三年时间里,尽情挥霍了我的青春,对我来说,那是年轻。

我是头顶着光环进的初中,小学时候是大队长,一开学就被指定为班长,还记得班主任姓刘,特别严厉,我们都叫她“刘姥姥”,从上一课起就一直在灌输:你们这三年的唯一目标就是温岭中学。初二,我进入叛逆期,打过架,上课不认真听讲,还开始早恋。父母都在外地做生意,我是住校生,熄灯锁门不是一天的结束,卧谈会上异性是永远不变的话题:哪个女生身材好,哪个女生皮肤白,你暗恋哪个女生。夏天的澡堂永远爆满,而冬天的暖壶依旧一个个不知去向。铁打的楼管,流水的学生,是否你还记得总在宿舍楼前的那个中年女人呢?有点凶哦,不过我嘴甜,她对我挺好的。

每个星期去爷爷奶奶那拿生活费,总是前三天就花光了,后两天要去关系好的同学那蹭饭。当时拍艺术照是一种时尚,就记得那时候拍一套五张艺术照要30元,要省一两个星期的生活费呢。毕业的时候,我们的毕业仪式很简单,写毕业册,送艺术照。看到曾经青涩的你们,一种莫名的幸福感涌上心头,你们还好吗,亲爱的同学们?

松门中学93界高中生活的回忆

李卫星 松门镇中教师 43岁

李卫星说:松门中学初中部一届共4个班级,松门镇中学初中部一届估计也不会少于4个班级,加上龙门中学、石塘中学、钓浜中学、箬山中学、淋川中学等周边的初中,1990年考入松门高中的学生人数只有两个班级,其竞争可想而知。

我和初中同班的几个同学一齐进入了松门高中,我、雪峰、海涛在高一(2)班,景伟、潘丽萍、陈文慧去了高一(1)班,后来,陈文慧又成了我大学的同学,这世界本就很很小,呵呵。高中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,在这里,我结识了一生相知的朋友,我结婚时最要好的朋友大多是高中同学,当然也有后来认识的一些同事和朋友。

先说说高中的读书情况,因为这么多所初中的学生只有100名学生进入松门高中读书(当时的温岭中学也只招了6个班),所以留在松门高中读书的人都不是轻言放弃的人,学习竞争一度相当激烈,我也不例外。因为英语底子的薄弱,我常常被留下来背诵课文,好在我也很努力地去完成背诵,这样一来,英语也连续地背了好几课。第三课是《LESSON 3 THE BLIND MEN AND THE ELEPHANT 盲人和象》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英语老师换成了潘岳延老师,潘老师对我们不要求背诵,学生大凡都有偷懒的潜质,这对于刚刚起步的我来说,是致命的。我需要的是连续不断的跟进,而不是中途换人的教学,从此,我的英语就再也起色过,不好不坏,不温不火,阅读理解好一点,固定搭配靠背记,其他的英语题就听天由命了。

化学老师是一位女教师,高一化学第一章学的是一种叫“摩尔”的单位,简写成mol,开学一个月都是讲mol,什么摩尔质量、摩尔定理,绕晕了。加上化学老师比较时尚(摩登),于是大家都管她叫摩尔老师,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教书。

高中地理和初中地理老师都是莫老师,当时教的是一个山形等高图的画法,我感觉非常简单,全班同学没一个会,我去上简单几笔就画好了,被老师连夸为“地理卫星”,那个激动啊。从此,对地理情有独钟,每次地理考试基本上名列前茅,高中会考时,地理考了全校第一名。

城关二中91界初中生活回忆

大兵 公司销售经理 41岁



大兵说:那时的城关二中就是现在的三中校区,城关二中之后是电大,电大之后就是现在的三中了。弹指一挥,初中生活的美好依然历历在目,在与同学们的嬉闹中、在操场上的奔跑中。印象最深的是,我们下课经常跑到学校旁边的月河桥玩,玩得忘乎所以,以至于上课铃声响的时候我们还在玩,等待我们的当然是老师的批评和罚站。

还记得,上课睡觉,同桌帮我望风,也许,同桌这个莫名的存在,早已不知不觉地走进我的心里,甚至一个人的时候还会想起那些琐碎的快乐,在黑暗中,仅存的灯光下闪烁出曾经的影子,那个我,曾任意放开的自己。女生、男生总会一起挤出教室冲进厕所,哈哈,上课、下课或许成了不同的极端。

印象最深的是,班级里跟我同名的还有个男生,他是班级里的活宝,因为我个子高,同学们称呼我为“大兵”,称呼他为“小兵”,不知曾经可爱的小兵同学,你现在过得好吗?我很想你!

也许就是这样吧,零零碎碎拼成一段时光,而每一段时光都是限量版的。还好,我们的毕业照都有写名字,不至于哪一天我会忘记你是谁,忘记你的样子。

小敏ling子

双子座 处女座 天蝎座

“不忘初心,方得始终”

